

歌·场·冶·史



礼拜六小说

汪仲贤著

魏绍昌主编

鸳鸯蝴蝶派

严禁翻印

违者必究

春风文艺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三十年代，离我们已经很远了。可书中对那时一对红伶的悲惨身世的描述，却仍然令人心动、慨叹。

唱梆子的杨柳青、杨小红姐弟二人，在上海一炮打响，成为名噪一时的红角儿。可随着名声、金钱而来的，却是厄运当头，陷阱重重。

一群怀有报复、玩弄心理的妓女、姨太太，追逐包围了杨小红。结果，他竟被人诬为盗匪，死于狱中。而质朴、善良的杨柳青，先是为教弟弟给人做了姨太太，被玩厌后遭到遗弃；后又被假情假义的林少云所欺骗，落得个人财两空。面对险恶的世事，深受刺激的杨柳青竟堕落为娼，最后沦为乞丐，冻饿死于街头。

目 录

楔	子	人面结冰花尸陈陋巷 燕窝惊魅影谣起深宵	1
第 一 回		质库好商量缝工有智 包银难折扣台柱无情	8
第 二 回		宫女卖身当场传笑柄 神童献技满座蹈危机	18
第 三 回		戏馆不难开请君入瓮 人心容易买邀客同樽	29
第 四 回		悦耳新声当筵歌北曲 伤心旧雨倚酒骂东翁	39
第 五 回		白雪留音佳人倾海上 黄金寻梦巧匠走天涯	50
第 六 回		片纸传情绮怀惊幻梦 兼金有力泪眼动芳心	60
第 七 回		博笑一时火炉烧木屐 承欢半日肉体换貂裘	70
第 八 回		狭路却情俘群雌逐鹿 良宵圆梦游子射雕	80

第 九 回	相思难诉别泪洒征轮 烦恼自招含羞囚绮帐	90
第 十 回	欲海茫茫徐娘重堕溺 情天黯黯冯妇又开筵	101
第 十 一 回	蝉移别树薄幸怨萧郎 虎啸通衢横行称侠客	111
第 十 二 回	杯酒联欢干戈化玉帛 寸笺作介文字结姻缘	121
第 十 三 回	呼依执役浴室好藏春 与子偕行市楼空捕影	132
第 十 四 回	撒娇饮鸠小星还旧巢 疗妒烹鸩酷吏判冤狱	143
第 十 五 回	约法三章舍身全大义 离筵一席挥泪别亲交	153
第 十 六 回	期月归宁人比黄花瘦 经年作伴倩如白虱多	163

第十七回	舐犊情深狂风折萱草 望夫心切细雨湿金莲	173
第十八回	疑云为幻逼作出山泉 旧雨多情愿成连理树	184
第十九回	客店作羁囚役同牛马 他乡逢贵妇境别泥云	195
第二十回	金钱示小惠雀战延宾 风雪走长途鹃啼怀母	206
第二十一回	空口赔金解颜惟一笑 醉言入梦触耳耐三思	217
第二十二回	凭栏听旧曲桄触鸾飘 袒裼露情斑惊遭狐媚	227
第二十三回	良人比履取譬绝情痴 老妓赠银市恩邀美誉	237
第二十四回	循循善诱擒纵得师承 落落寡交迂回萦客意	247

第二十五回	柔若绵羊妖姬蓄男妾 艳如彩蝶痴汉恋娇妻	257
第二十六回	知难引退和泪一封书 乘隙寻欢遮羞三纸钞	267
第二十七回	何以慰情彩舆迎弃妇 不堪回首魔窟遇前夫	277
第二十八回	豪赌通宵倾家决死战 幽居三月闭户读新闻	287
第二十九回	迷离成匪党縲继加身 蹂躏见丧仪烟云过眼	299
第三十回	夫随妇唱合作创歌场 花落人亡长眠终治史	310

附 录

序	321
编余赘言	魏绍昌 323

楔 子

人面结冰花尸陈陋巷 燕窝惊魅影谣起深宵

民国二十年一月十一日，上海忽然发了一个大冷讯。据老年人说，在三十年内，上海从未这样冷过，天气失了常度，人事也就大受影响。上海本来是交通最便利的地方，陆路有火车，水道有轮船，都汇集在此地。自从大冷以后，交通事业，尽被阻滞。内河冰冻，自不必说，就是火车速率，也因燃料的热力减低，误了许多钟点。马路上的汽车，停下来水管就冻住了，非用人力推过十几间门面，不会行走。

正在这大冷天的晚上，法租界公馆马路东新桥街口，忽然有一家洋货铺子失起火来，救火车一时来了好几辆，只是自来水管冰冻住了，救火车虽然来得快，皮带装好了，不能出水，也自枉然。后来好容易用柴将水管烧开，但等龙头出水，店面已烧去两幢。此地本是热闹区域，况且附近又多瘾君子，虽然时逾夜半，看热闹的人还是挤满了半马路，只见水浇在房子上，从楼板淌下来便结成冰块，一片片的挂在房檐下，像洗干净的大鱼翅一般，映在火光里，幻出五色彩霞，真是鲜艳夺目。许多看火烧的人，都说这种景致，是生平难得见的，所以看的人便越来越多了。租界上的火政，办得本是不错，不多一会儿工夫，火焰顿熄，只见火场里充满了许多白烟，好像是戏台上闭了幕了，把好布景一齐遮盖，看客便渐渐的散去。

刚才因为火场上形势紧张，大家站在风前都不觉得冷，此时看罢回去，一个个都又缩着脖子，笼着袖口，嘴里还不住的吁哈着喷冷。由东新桥街往北散去的看客，有一大半是燕子窝中朋友。其中有一位人称王老板的，乃是珠联里十三号前厢房的一处寨主，今夜也跟了两个主顾张先生、李先生一同出来看热闹，回到自己弄堂门口，只见围了一簇人，又在看什么新鲜活把戏。王老板钻进去探头一望，只是黑漆漆地看不出什么东西，但见一号的伙计阿三也在看热闹。王老板与他同业，是素来认识的，便问他看什么！阿三笑道：“噤头，跑弄堂的女人唱唱哭起来了。”李先生问道：“是不是没有人

给她钱？我刚才赢进两摊麻将，让我来做几只铜板好事吧。”说着要去掏钱，阿三道：“快些不必，刚才我们老板给她两只八开都不要。”王老板鼻子里哼了一下道：“真噱头。”说着一阵北风过来，张先生把清水鼻涕一擦，由后门里钻了进去。王老板与李先生也跟着进去了，踏进厢房，只觉得乌烟瘴气，倒也十分和暖，同外面的天气差了几个月。伙计小宁波正在生着一个大风炉，格外浓烟满室，熏得进去的人几乎眼睛多睁不开来。王老板对小宁波发脾气道：“叫你不要出去看，你怎的还是要出去！”小宁波力辩道：“婊子生去看火着的。”王老板道：“没有去看，一个风炉要生一个钟头？”小宁波停了蒲扇道：“噢，实在是没去。对句话婊子生去的。”李先生躺在榻上接嘴道：“小赤佬，那么我们去看的都成婊子生了。”一说大家都笑将起来。旁边另外一个烟客，似醒非醒的说：“火着是没有去看，门口的扬州小调是听饱了。”小宁波笑道：“格只寡老真唱得伤心，我眼泪水被其唱出来了。”王老板连忙将他喝住道：“你快些生火吧。这一锅烟烧好，要明天饭后了。”小宁波低倒了头用力去扇风炉，王老板用戥子秤好烟灰，自去动手烧烟。几个烟客过足了瘾，陆续散去。

王老板把一锅烟烧好，天光已经亮了，秤好分量，自己又躺下去尝了几口，坐起来伸了一个大欠，觉得有些倦意。开出后门，想去解一个小溲进来睡觉。原来十三号的后门，正对着一号的前门。此时天色刚亮，菜市街上虽是人声嘈杂，在这个腰弄内却是冰清冷静。王老板踏出门口，被地下的冰一滑，险些跌了一个筋斗。等到立定，不由得哇的一声叫了出来，原来一号门口的墙脚边，半横半竖地倒着一个褴褛的女子，面孔上横七竖八地挂着几条冷晶晶的冰片，头侧垂在一边，眼角和嘴角下面挂着几根细冰柱。眼见得是一个冻毙的女尸，把王老板的一泡急尿也吓回去了。此时头顶上的西北风，呼呼的叫个不住，真似龙吟虎啸一般。王老板的这一声叫，被风咽住，也无人听见，他心里觉得害怕，眼睛又舍不得不看，两条腿又吓得动弹不得，只是呆呆地对那死人仔细端详。先不敢看她的面孔，只见一双半拦脚，一只绣花破鞋子套在脚上，另外一只却抛在一边，鞋上满沾泥浆，几乎也分不出面与底了。黑袜前后通穿，因为皮肤被泥封住，反不觉得怎样触目。独有那一双穿着鞋子的脚，脚跟上面反露出一块灰色的皮肤，袜统上面倒并不露肉，一条黑华丝葛的大脚裤，上面盖着一重雪白的浓霜。裤管角浸在一滩污水里，却被冰冻住了。膝盖上穿了两个大窟窿，里子的颜色已看不清楚。上

身穿一件古铜色的薄棉袄，下面还绣着花边，可见做的时候一定还是很时髦的呢。一只臂肘撑在水潭里被冰冻住了。再细看她的头部，头发已经剪去。蓬蓬松松，很是怕人，外加漆黑的头发上面也被着一重浓霜，粗看好像是头发花白了，又像是米店里跑出来的人一样。两只眼睛睁得极大，在上眼皮的底下露着一点点眼黑，人中吊起，嘴也张着，嘴唇与面孔一样颜色，都像纸钱灰一般。牙关紧咬，在下腭上面却露出一粒灿烂如新的金牙齿。再细细看她，眉头虽然紧蹙，鼻窝里二条纹路望左右掀开，却微微地露着几分笑意。王老板看到她微笑的神气，却越看越面善了，只一时想不起是在哪里会过的。

他正在对着死人默默地出神时，忽然听得弄堂转角有人唤道：“喂，你想吊她的膀子吗？唤她进去吃一筒就成功了。”老板掉头去一看，原来也是本弄同行，正在弄口撒尿。王老板被他唤醒，回过头去对他点了点头，叫他也来看。那人一面束裤子，一面缩紧了脖子走过来，看见那满面冰花的死尸，一声啊唷，倒退了好几步，站在远远的说：“昨天晚上我还来听她唱的，怎么死得这样的快。”老板道：“这么冷的天，她身上穿得这样单薄，不要冻死吗？”那人道：“你倒是好胃口，怎么一个人站在此地替她相面？”老板道：“这个女人相熟得很，一定在哪里见过的，只是一时想不起来。”那人笑道：“要不是你们老相好，你应该哭她几声。”说着，弄堂里一阵隆隆之声。推了一辆粪车进来。那人禁不起冷风先走了，王老板此时也觉得两脚冻得麻木，回进去了。

粪车一到，把各家的后门一一叫开，弄堂内顿时热闹起来。尸首旁边也围着许多人，大家都说面孔上的冰花，与昨夜失火人家檐头的冰片一样的奇观，都是人生难得见的。此话一传出去，菜市街上买菜的人，都要来一扩眼界，挤得一条珠联里水泄不通。不多一会儿，由巡捕房里把尸首车到辅元堂验尸所去，后面还跟着一群闲看的人，便有人说：“这个女人好福气，死了还有许多人来送丧。”看客说说笑笑一路散去。

那个尸首到了验尸所，少停有官来相验一遍，照例判了几句：“验得无名女尸一口，年约三十余岁，委系冻饿而毙，并无别情。查无尸属，飭堂掩埋。”寥寥数语，她的一生，就算了结不提。

再说燕子窠王老板，自从清早看了那个女尸后，亮晶晶的面上冰花，蜡蜡黄的一颗金牙齿，时时盘于脑际，回到房里，和衣躺在烟榻上面，翻来覆

去，只是不能合眼。好容易到十二点钟渐渐睡去。不多一刻，主顾上门，又被吵醒。他一骨碌爬将起来，盘膝坐着，只是呆呆的出神。小宁波在应酬主顾说话，他也没有听见。外面开门，李先生来了，小宁波忙说：“李先生今天怎么早呀？”李先生道：“啊，上当。今天我起了一个大早，要去看梅兰芳的临别纪念的，等我三点钟跑去，已关了铁门，跑了一个空，触霉头！”说着，脱去大衣，在王老板铺上的上首躺了下来。小宁波替他挂好衣服，递过一盒烟来，随手擦根洋火，点着了烟灯，嘴里问着：“梅兰芳生意这么好？”李先生道：“开戏馆请着了这种角色，老板包可以发财。”忽然王老板一拍大腿喊道：“在这里了！”李先生与小宁波吓了一跳，两个人四只眼睛都射在老板脸上，一齐发怔。只见老板嘴里又不住的说着：“可怜可怜！作孽作孽！”李先生忍不住了，便唤道：“喂，老板发了疯了。”小宁波笑道：“老板做什么梦，说出来听听看，让我再打一记花会去。”老板也不理他们，还在连说可怜不已。李先生又问道：“老板今朝究竟有什么心事？”老板叹了一口气道：“我在可怜门口那个死人。”李先生诧异道：“门口有死人？我怎么进来没有看见。”小宁波道：“巡捕房早已车去了。”李先生道：“死的什么人？是怎样死的？”小宁波道：“就是昨天晚上唱扬州调的那个女子，是冻死的。”李先生便问老板道：“此地弄堂里常常有倒毙的人，何以别人不可怜，你单单的可怜她呢？”老板也不答话，身边掏了两角钱出来，交给小宁波道：“去买两角钱长锭，化在后门口。”小宁波拿了一个四开，一面一反一复的用手颠着，一面问道：“现在就去，还是晚上烧？”老板一挥手道：“就去，就去！”李先生把烟枪放下，坐起来看看老板的脸还在发怔。小宁波把角子望耳朵里一嵌，自去买纸钱。李先生问道：“看来那女人同你有过什么关系吗？”老板道：“与她有关系，真正轮不到我呢。”李先生道：“那么，你为什么这样关心呢？”老板道：“不过我想她的身世可怜罢了。我说出来，你也要替她可惜的。她会如此收场，真教人想不到。”此时张先生也来过瘾了，看他呆怔怔地，便问为了什么事情。李先生道：“不要听他说。”对面烟铺客人刚走，张先生便在对面躺了下去。老板自己起身替张先生取了一盒挑现成的烟，冲了一壶滚烫的茶，回到原处坐下。两个烟客一壁烧烟，一壁凝神听着。

老板拿起李先生面前的茶壶，嘴对嘴吸了一口，然后说道：“提起此人，你们或者也还想得起来。”李先生道：“我们也认得的吗？”老板道：“你们虽

不认识，也许晓得她就是二十年前大名鼎鼎唱髦儿戏的杨柳青。”李先生也惊诧道：“杨柳青，真的吗？”张先生问：“什么杨柳青？我没有听说过。”李先生道：“你是客边人，莫怪不知道。我在十几岁的时候，看过她好几次戏，不是她还有一个搭档的男角色也叫杨什么的么？”老板道：“叫杨小红，那是她的嫡亲兄弟。”李先生道：“对！杨小红。那个小鬼工架真好，我还记得看他们唱过一出《回荆州》，生意好得邪气，你怎么认识她的？”老板道：“我不瞒你们说，从前是在戏馆里做茶房的，记得有一年年夜边，戏馆老板蚀本得走投无路，幸亏请到了他们姊弟俩来帮了一个月忙，非但把蚀本的钱统统捞转，反而更赚了许多钱。”李先生道：“后来听说杨小红吃官司，是为了什么事情？”老板听了此话，不由地咬牙切齿道：“这件事真是天晓得！怪来怪去，都要怪那般女人生得骨头太贱了，成群结队的到戏馆里来勾引他，弄得一个小伙子昏头昏脑，钻进她们的迷魂阵，生生的把一条性命送掉。我们的戏馆也被她们搅关门的。”李先生道：“这是你吃了唱戏的饭，才帮着唱戏人说话，未必见得一定是女人不好。”老板道：“先生，你们不晓得内中的道理，总以为唱戏人是不规矩的，我们天天在戏馆里进出，看见许多女人做出那种丑状，真教人又好气又好笑。你想窑子里的女人，打扮得那样妖头怪脑，男人看见了，谁不要转她们的念头。嫖客情情愿愿花了许多雪白的银子在她们身上，还换不到她们的心，她们却把嫖客对付自己的手段，拿来对付唱戏的。唱戏的又不是圣人，怎么会不上她们的钩呢？”李先生道：“我问你杨柳青的事，你怎么缠到别人身上去？”老板道：“杨柳青也是吃这班女人苦头。说话须从话根上说起，杨小红不出事情，杨柳青也不会嫁人。他们两个不走，戏馆也不会关门。戏馆老板不蚀本，我也不会改行，现在不至于穷到如此地步。”张先生笑道：“你在戏馆里当一个茶房，哪里就会发财吗？”老板道：“嘿，那时候我们夫妻两个，我做茶房，她看马桶间，工钱虽然没有几个，外快却很多。杨柳青唱戏的时候，那班色鬼托我带一个信，至少得掏两只洋出来谢我。女厕所的女客比男客更阔。有一次有一位某公馆的小姐，问我女的道：‘杨小红定过亲没有？’我女的说不晓得。其实也是真的不晓得。那个小姐便托我女的去打听，天天来讨回音。我女的被她缠不过，便胡乱说了一声没有定呢。她便拿出一张十块头的钞票，作为打听的车钱，欢天喜地的去了。”张先生笑道：“你们夫妻俩靠了女人挣过不少钱，你又骂她们，你也太没有良心了。”李先生道：“后来杨柳青又怎么会流落的呢？”老

板道：“后来她嫁了一个姓金的去了，戏馆不多几时也不开了，我也改行了。她的事情也不大详细。我好久没有见她，人已变了样子。今早我对死人面孔相了多时，觉得面熟，只是想不起来。后来想起了她的金牙齿镶得特别，又听得你去看戏没有座位，才想起她登台的时候，也是常常没有座位的。”张先生道：“她死在你门口，又没有一个人，只有你认识她，那她一定夜夜要来探望你呢。你出出进进须要当心些。”老板笑道：“张先生爱说笑话，我同她无冤无仇，她不会来找我的。”李先生道：“像这样死得可怜，也许当真是有冤鬼。”

此时小宁波早已烧过纸钱回来，他是最怕鬼的人，听了这个话，连忙阻止他道：“李先生，不要说了，怪怕人的。”张先生便故意作色道：“你在烧锭的时候。可对她通神吗？”小宁波道：“没有。”张先生道：“这你该死，以后她常常要来向你索钱了。”小宁波忙问什么道理，张先生故意放出十分正经的面孔说：“这个长锭是老板烧给杨柳青的，你没有告诉她清楚，就胡乱地在门口一化，这一定被门口的野鬼抢去，等她晓得，定要再来向你索取的，这可犯关。以后后门口出进须要当心些。”小宁波被他一说，果然害怕起来，便偷偷地自掏腰包，又去买了两角钱长锭，通了一回神，然后化去。适巧张、李二人过足了瘾出门，小宁波的事被他们看在眼里，二个烟客便一路计议今夜再拿小宁波开一回心去了。

到了晚上，张先生先到窠中，一进门便慌慌张张地说，在门口看见一个黑影子。定睛一看已不见了。不多一会儿，李先生来了，说是在后门口看见一个镶金牙齿的女人，向他索钱，给了她几个铜元，忽然不见。老板知道他们说的鬼话，吓得小宁波却站在电灯底下，连房门口都不敢走近。此时前后燕子窠中正是上市的时候，王老板后房也是一家烟馆，两家只隔一重板壁，说话都听得很清楚，两处烟客都聚拢来问张、李二人，他们又故神其说的重复了一遍。俗语说得好，茶坊酒肆出谣言，烟馆中尤其是制造谣言的机关。这个弄堂里出鬼的新闻，不多一会儿工夫，便传遍了各燕子窠。况且一种谣言，经过三四个人的传述，便格外传得像煞有介事，虽有王老板出来辟谣，也未见效果。这个谣言，越传越大，许多胆小朋友，一到夜里，都不敢踏进这条弄堂。燕子窝做的都是半夜里的生意，自从谣言一起，夜里格外冷静，弄堂里真像出了鬼一般，不但烟馆大受影响，还牵累了一家赌场的生意。原本弄内还有一家摇宝的小赌台，这几天的赌客，也渐渐的减少起来，遂由

赌场发起，召集了里内各燕子寨老板，开了一个联席会议，商量辟谣的办法，议定即日叫几个道士来，在一号门口，杀一只黑鸡，赶一赶煞，晚上又叫了九个和尚，在里内放了一台焰口。听王老板说，杨柳青生前爱吃猪耳朵，便买了一个猪头，祭了一祭她。这许多费用，统归赌场里担任。另外又向各居户写了几百串长锭。王老板总算靠她赚过钱的，特向冥器铺里买了两个纸衣箱，箱内四季衣衫统通齐备，当夜便在焰口台前，和纸锭一起焚化了。这样一来，果然谣言渐息，里中烟赌生涯，不日恢复原状，依旧门庭若市，杨柳青三字，便渐渐被人淡忘。现在已不再有人提起了，这可算是杨柳青平生最后一次的出风头。

至于杨柳青究竟怎样会堕落到如此地步，读者诸君请不要慌忙，待在下慢慢地从头至尾说出来。在下初次说书，不懂得说书的诀窍，更不懂什么叫做卖关子，所以才把全书的结局先说了出来。本回书虽说是楔子，其实倒是收梢咧。闲语少说，请听正传。

第一回

质库好商量缝工有智 包银难折扣台柱无情

却说上海一埠，自从海通以后，不但成了中国商业的总枢纽，并且上海的风俗习惯，也成了内地的模范。别的不说，单就服装束一端而言，时髦式样的衣着，总是先由上海地方的人想出了新花样，再渐渐的流行到各内地去。等到内地乡下人学会了上海的时髦装束，穿到上海来想出风头，岂知上海人的服式早又翻了新花样。内地人跑来一比，又觉得自顾形秽，所以内地人的服装，永远是时代落伍者，插了翅膀也追不上上海人的时髦。上海服装变化之速，尤其要让还女界。你看，衣服上身的袖口，下身的裤管，有时候行得比裤腰还要大，有时候小得像汗衫一样地箍着，其他的千变万化，也就可想而知。反正拿日新月异四个字来形容上海女子的装束，决不会有人嫌他过分的。上海女子何以对于服装上独富创造力？这个问题，曾经有一位报馆先生评论过，他说的也很有理由，不过人家觉得他说的太刻薄些罢了。他说：“上海的时髦女子都是吃性饭的，她们所以能够生活在世界上，无非是能供异性发泄肉欲罢了。除此以外，更无别的技能。她们因为要吸引男性的爱力，或保持男性的原有爱力，一天到晚，吃饱了饭，又无事可做，便专心的在装束上研究起来。有这许多发明家在那里日夜努力，继续不断争奇斗胜的比赛，结果当然十分完满，所以才有这样优美的成绩。”

上面一段议论，发得似乎过火一点，因为爱美是人类的天性，爱打扮的女子，未必都是如此的心理，却不可以一笔抹煞的。不过女子的爱装束漂亮，却总是不移的事实。因为上海人考究衣服，所以上海裁缝司务的营业，也就连带的发达起来。尤其是做窑子帮生意的裁缝，格外来得时髦。他们做生意的方法，与平常裁缝不同，他们做的衣服，第一要样子好，料作花费些倒不要紧。第二要赶得快，针脚做得粗些也不要紧。时髦衣服只穿一个新鲜，谁还把它穿破了呢。最好是当天叫做，当天就可以上身，因为是新的衣料，市面上从未见人穿过，谁赶上第一个穿出去，便算有面子的，若是落在

人后，便不算希奇了。有时候姑娘点中，模仿某人身上穿的某种料子，某种式样，照样赶一套出来，裁缝就得垫了本钱代她去剪料，冬衣还须代买皮货。妓院里的帐，都是要等三节才算清，平常日子是不看见现钱的。所以虽然做一个裁缝，生意做得大些的，这一笔垫的资本，倒也着实可观呢。

现在单说内中有一个人，人都叫他小裁缝的，也是堂子帮裁缝中间的一个。他从前本在一家大裁缝铺子里当伙计的，后来拉到了几个户头，便独自跳出来，开了一爿小店，招牌叫做徐永圣。不过人家都不知道他的店名，还是叫他小裁缝。有时也叫他小常熟，因为他说话带些常熟口音。他做得一手好手艺，只苦了短少几个本钱，所以大主顾不敢接，只做些小生意，要他垫几十块钱衣料的买卖，便无法去做。后来他想，眼见得好赚钱的主顾，都让给别人接去，生意一辈子不会发达的了，便去借了重利的资本来推广营业。这样一来，主顾果然多了，生意也做得大了，只是每节结算下来，所赚的钱，只够付印子钱的利息。要想缩小范围，又恐主顾被人家接去，还与面子有关。有时候弄得无法可想了，便把主顾送来的值钱皮货衣料等出后门去典质，等别人家东西拿来，再拿进去把前一票换出来。这样的移东补西，倒也从未被人捉穿，只是他的利息却越背越重了，所赚的几个钱，全被当铺老板和放债人剥夺了去。他的裁缝铺子，外面人看起来倒很像样，作台上总坐着十几个司务，日夜不息地忙着，老板也笑容满面的招接着主顾，谁知道他的心里，却天天在那里过大年夜呵。这几日天气骤冷，大家都忙着添制寒衣，正是裁缝出生意的日子，小裁缝店里主顾来得越多，老板心里却格外焦急了。因为前几天人家送来的皮货，现在一齐需要起来，近几日送来的东西，人家又都是等着要穿的，一时无法掉头，主顾面上失了信用，难免就要现原形了。小裁缝正自一个人躺在店堂后间一张木板铺上转念头，忽然听得店堂内有有一个北边口音的男子，同伙计们争吵起来，只听得那男子嚷道：“你们衣服没有做好不要紧的，只把料子还了我们，我们上别处做去。”伙计回答他说：“这老板经手的事，我们也不知道他把你们的衣料放在哪里，叫我们把什么还你。”那男子道：“你们的老板若是翘了辫子，那还要吞没我们的皮货哩。我跑了十几趟了，你们的老板早也不在家，晚也不在家，当真的死了不成！你们这样含含糊糊的，我们的老板可把我逼死了。”伙计道：“你來也是白跑的，等一等叫老板自己到你们那里来好了，好在离开得很近，叫他跑來一趟吧。”那人道：“告诉你们，我们老板的脾气很坏，回头把他弄火

了，会跑来冲掉你们的铺子的。”另外一个伙计笑嘻嘻地问那人道：“你们老板，今天晚上唱什么戏？”那人道：“你们也听不起戏的，打听他干吗？”那伙计笑道：“你不要小看人，作与我们当了包脚布，也会去看一回呢。”那人道：“好，你去看，今天唱《乌盆计》。”那伙计道：“哇，没有什么好看。几时等他唱全本《打棍出箱》再去看。”其时另外又有一个伙计对那人道：“喂，朋友！几时带我们进去看一回白戏吧。”那人道：“行！跟我进去看好了。几时我也请你给我做一件棉袍子。行不行？”说得店堂里的司务都笑起来。那人说：“时候不早，我们老板该起身了。回头一定叫小裁缝上我们家里来一趟。再要不见面，我们老板可真要来冲店呢。他的脾气说干就干，不是说着玩的。”伙计连连答应。只听得玻璃门砰的一响，料想那人去了。小裁缝便在后房趔了出来，一路揉着眼睛，一路问道：“刚想睡一会，什么人又来把我吵醒了。”伙计道：“就是观盛里那份唱戏人家，那个背包的又来闹了，说是再不送去，朱宝玉要来打店了。”小裁缝躺在后房，其实早已听得清清楚楚，此时却故装不知，心里却转着念头，暗想唱戏人蛮不讲理，说得到做得到的，不要真个闹将起来，声名传扬出去，可不是闹着玩的。他心里想着，眼睛留心看着作台上，只见堆着两件旧皮袄，大概是主顾拿来换面子的，新料已经裁好，旧面子尚没有拆去。他便问道：“这是哪一家拿来的？”伙计道：“福致里柳寓的。我们答应她三天来拿。”小裁缝踌躇了一会道：“拿它来掉一掉头再说吧。”说着便到后房，取出钥匙，开了一只小帐箱，在一大叠当票里面捡出一张，又命一个学徒，把那两件皮袄拿进来，用一块白布大包袱，把皮袄密密包裹，一溜烟开了后门出去了。小裁缝在当铺里却很有信用，因为他当的东西，不过十天半月就来赎去，利息总是出一个月的。朝奉知道他是一个好主顾，当价也可以特别通融。就说今天，他把一件灰鼠，一件胎皮的女袄，换了一男一女两件灰鼠袍袄出来，这种便宜货，在平常人是办不到的，惟有小裁缝才有这个面子。当时他把皮衣换了出来，幸亏是已经做好了，马上就可以送到主顾人家去，他却特别细心，拿回去重折一下，把当铺里的折痕用熨斗一一烫平，自己开了一张发票，又命徒弟把旧的拆片寻出来。因为衣服是由大改小，不能不还人家一些旧皮，又寻了两只旧灰鼠出来，一齐和衣服打了一个大包。他亲自拿在肋下，送到观盛里去。

他的店铺原开在六马路，离开不远，不多一会，已经到了，大门虚掩

着，他推进去一看，只见天井里一个女孩子高高的站在一条长板凳上，足底下绑着一双木头的小脚，两只手战兢兢的捧着一大碗水，面孔上横七竖八都是黑灰，一望而知是刚揩干眼泪，两只眼睛却一眼不眨的注在那碗里。还有一个男孩子，身上穿着一件灰衣服，一条单裤，一条腿站在地上，一条腿却用两手捧住，放在肩头上，旁边站着一个穿灰色布棉袍子的顾长大汉，嘴里含着一根短旱烟管，瞪着一双眼珠，监视着他们。小裁缝进去，对那大汉点了一点头，那人只当看不见，小裁缝见他不理睬人，也不敢问信。走到客堂里把包裹放在桌子上，也不敢对天井里头看。只见客堂正中挂着一个小小的黄布帐帘，帘内画着什么神像，却看不清楚。帘外供着一个小佛龕，里面是一座白瓷的观音，瓷香炉铜蜡台都擦得雪亮，佛龕上放着一册广东大历本，正面板壁上贴着一张不知什么庙里的五彩地图，图上有“朝山进香”四个大字。旁边钉子上挂着一个蓝布口袋，袋口上露出一个胡琴柄。墙角里倚着几根木制刀枪，两边墙柱上也挂着几个白布袋，有的装着马鞭子，有的装着黑白假胡须，有的不露出来，也不明白里面是什么。靠近玻璃窗的地方，横拦着一根麻绳，绳上晾着一件白底青花扯襟短衫，一条旧的红裆纱裤子。再看桌子底下墙脚边堆着十来个蒸笼似的圆盒子，大约是放帽子的。桌上有一把大茶壶，两只饭碗，还有两只方桌，一只上蒙着一块白布桌套，几只圆凳，几条长凳，此外就没有什么了。小裁缝呆看了半天，还是无人来睬他，只得坐在长凳上老等。等了一会，只听得楼上唔呀唔呀的唤了几声，又是一阵哼哈的吐痰声音，接着就听得唤小四儿，唤了几句没有人答应，灶间里忽有一个老妈子站在后门口帮着唤了几声，才听得有人答应着。一阵楼梯声，大约是小四儿奔上楼去，楼上的人好像埋怨了他几句，只听得小四儿说道：“我上裁缝铺子里去的，那个兔崽子老板老是不在家，我跟他们闹到这时候才回来。”小裁缝听见说到自己身上，便忍不住走到楼梯口，仰着头唤道：“老板，衣裳送来了。”只见小四儿探头向楼下一望，便对楼上人说道：“兔崽子来了。”小四儿侧着头听了前楼的回话，回过头来对小裁缝道：“呸，让你拿上来。”小裁缝回到客堂里拿了衣包直上楼去。小四儿引他到前房，只见房里搁着一张板铺，铺上放着一副鸦片烟盘，朱宝玉躺在上手烧烟，下手面朝里躺着一个女人，身上盖了一条被头，大约是老板娘睡着还没有醒呢。小裁缝满面笑容进去，招呼了一声朱老板，朱宝玉道：“你这个人不老实，说一礼拜给我拿来，怎么做了一个多月？”小裁缝还未答话，那伙计插